

梨乡 · 梨香

张德周 著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梨乡 · 梨香

张德周 著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乡·梨香/张德周.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0. 11

(大运河文学丛书)

ISBN 7 - 80108 - 129 - 3

I. 梨... II. 张... III. 长篇—中国—当代
IV. I69. 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223 号

梨乡·梨香(大运河文学丛书)

著 者 张德周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010 - 68214971 传 真 010 -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 - 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 75

2010 年 1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08 - 129 - 3/I · 127

本册定价:32. 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7
第四章·····	48
第五章·····	66
第六章·····	80
第七章·····	88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12
第十章·····	126
第十一章·····	141
第十二章·····	161
第十三章·····	172
第十四章·····	189
第十五章·····	203
第十六章·····	220
第十七章·····	240
第十八章·····	253
第十九章·····	272
第二十章·····	287

第二十一章	303
第二十二章	323
第二十三章	344
第二十四章	375
第二十五章	398
第二十六章	410
第二十七章	428
第二十八章	441
第二十九章	457
第三十章	479
第三十一章	494
第三十二章	508
第三十三章	525
第三十四章	537
第三十五章	551

第 一 章

林景阳眼瞅着鬼子兵的刺刀刺进自己同胞的胸腹，那同胞抓住鬼子兵的枪管，一声不吭地用暴胀的双眼狠狠地瞪着抽刀的鬼子兵，血线喷溅在鬼子身上，情急的鬼子兵使劲拧了拧枪柄想把枪刺抽出来。他闷不做声地箭步上前抡起大刀劈过去，鬼子兵的身子和胳膊分了家立刻嚎叫着栽倒在地，他又向前紧赶了一步，接下去一顿乱刀断了鬼子的命。当他抬头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一个斜刺里扑过来的鬼子随着两声枪响踉跄着身子顶着一颗开花的脑袋栽倒在他身侧。“眼放欢点儿！注意周围！”一手提短枪一手提大刀团长急眉火眼地向他喝喊了一声，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林景阳一时没了目标，跃过壕沟向前跑去。

前面，白河乡联庄会长老梁将大枪的枪尖子浅浅地斜插在地上，眼瞅着端枪的鬼子兵公鸡斗架一样在自己面前蹦跳几下晃了晃枪刺，后腿猛蹬一个突刺直插过来。老梁疾速将大枪往上一挑，枪尖上那撮土准确地扬在鬼子兵脸上。就在鬼子撒身晃头的刹那之间，老梁便将锃明咧亮的枪尖戳进了他的胸膛。

带队冲上来的鬼子官手捧指挥刀架住中国兵的步枪猛地向上一拖，乘中国兵身子向后翘起的空当指挥刀又向前一顺刺进了他的肚子。当鬼子军官抽刀再向中国兵头上砍去时，老梁的枪杆横扫在他腿肚子上，战刀撒手的鬼子官仰躺在地上想站起来，大枪杆带着风声又在他胸腹上猛烈地抽击了一下，紧接着老梁的一只大脚实实在在

地踏住了他的头。

白刃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七八个小伙子跑过来掐胳膊按腿杀猪似得死死地擒住老梁脚下的那鬼子官，有人捡起指挥刀放在爬向鬼子官的那战友手上。一群人眼瞅着他拖着长长的肠子将刀尖刀身慢慢地推进鬼子军官的侧肋……看着鬼子官扭动抽搐的身子，听着他临死前凄厉惊恐地惨叫，小伙子们恨恨的眼神里有了一种快意和满足，默默地，静静地看着。看着战刀血槽喷出的血溅在战友脸上，又看着他带着满足闭上了眼睛……

林景阳并没有顾及解恨的同胞们，此时他正抓住三八大盖儿的枪柄想把它从战友身上拔出来，战友大瞪着眼睛俩手紧攥住枪管不放。团长喝着赶快抬伤员和尸体回掩体。看了看费劲的少年，走过来对躺在地上的战友说：“兄弟，值了，松松手吧！”林景阳轻松地拔出了枪刺：还是当官好啊，连死人都听当官的话！

指挥所里，林景阳拿着大饼裹了一块牛肉递给团长：“大哥，刚才多亏了你那两枪，要不然俺就交待了。”团长说我刚当兵时跟你一样不管不顾地猛冲猛打，吃过几次亏后再经老兵一调教，打仗的经验就足了……这么指点着眼前的少年展开大饼，看着里面包裹的牛肉心里发酸。他心酸的诱因并不完全是因为林景阳把自家的牛捐给弟兄当了美味……

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三个主力师由马厂退至沧州又由沧州退至马家镇，一退再退，七天前到达白水城时才止住退势。白水城外一道道壕沟前站满了民团团丁和学生军；车站前房梁门板沙袋构筑的工事是地方守军和白水师范的学生军。高高的水塔上垂下一匹白布，上书：“誓死不做亡国奴！”车站北面不远处的铁道上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上是孤零零一坛酒，桌子前是孤零零的白水县长余力。此时的余县长已将昔日中山装换成了一身酱紫色妆老衣，胸前别着的白布条上写着：“甘做岳飞之犬”。先头退过来的长官们看了这情

景立刻止住了队伍，劝余县长说，上峰命令退军炸毁白水车站以迟滞日军进攻的速度，然后在南面的临河镇构筑防御工事，请地方官员予以谅解……军命不可违。余县长并没有理会这些，只是要求队伍上将老百姓花血汗钱买来的枪炮还给老百姓：你们保护不了老百姓，老百姓要回自己花钱买的武器保护自己嘛。他这样说话显然是对军人极其露骨的羞辱，但又不失情理。无奈，大长官前来亲自解释：鬼子的大炮射程远，我们的人不及接触便成了炮灰；鬼子的飞机更是厉害，咱只能眼瞅着它打咱；鬼子的装甲车坚硬无比，子弹对它无济于事……这些话余县长听起来象耳旁刮了一阵风：“快跑吧，快跑吧！跑得慢了人家那飞机大炮就打到你们腚上咧！快点吧，把手上的家伙交给俺们就行了，俺们也好挡一挡。省得你们挨追腚枪！！！”

炸毁车站的命令在学生军阻拦下得不到执行，立刻将此事上报了战区总部。同时报告称：虽然白水没有城墙沟垒等地理条件，但是现在已经有一套初具规模的防御阵地和良好的后勤保障。驻扎在吴桥的第六战区长官冯玉祥得到报告后命令退军以白水车站为核心构筑防御工事，同时命令驻扎在临河镇的炮兵立刻北上支援白水。

白水保卫战首战告捷，骑兵旅一部全歼了尾随而至的三百多日军；加之炮兵支援，日军主力暂时停止了进攻。

受了鼓舞的师范师生立刻群情激昂，男师生组织学生军敢死队抢救伤员，运送弹药给养；女师生分头去了四乡八镇做抗日宣传。余力县长则命令手下通知各个乡镇给前线送慰问品。

梨树林村接到小白河乡公所要求给前线送慰问品的通知后，老村长林尚河交待护庄队长林尚福负责前线劳军事宜。护庄队员林景阳听到这个消息与队长招呼一声：“尚福叔，你先去大乡里等着。我回家弄车梨给队伍上送去！”抽身回家套好牛车与母亲说去梨行拉梨，到梨树行装了一车梨又与家人老哥哥刘三秃说，你们落梨我往家拉梨，两不耽误！便赶着牛车出了梨行，拐来拐去拐出三秃的视线，拐出梨树林……

林景阳摸着团丁身上的步枪，问枪是从哪里来的？团丁不无自豪地说：“哪儿来的？从鬼子手里抢来的呗！”林景阳得到提醒对林尚福说你回去吧，我也弄颗枪打日本子。林尚福不愿意，说我自己回去怎么向你娘交待，你爹又出门了，等他回来我怎么说？林景阳简单琢磨了一下说你就跟我娘说我给俺姑家帮忙干活去了。林尚福干脆发狠硬拽着他回家，屁股却被硬硬的东西抽了一下。扭头一看，自己乡里联庄会长老梁握着长枪正瞪眼瞅着他。没待他开口，老梁先发了难：“林尚福！整个小白河就你们村儿没出人。梨树林怎么让你这个窝囊费当护庄队长。村儿里就没好汉啦！”林尚福则辩驳说讲好了有钱出钱，没钱出人嘛。梨树林没出人打日本子，可是出了二百块钱给联庄会的！老梁极不耐烦地嚷道：“你别在这儿给好汉爷们撤劲，赶紧滚蛋。要不然我把你弄到前头挡枪子儿去，不信你就试试！”听了这话，林尚福一扭头：“阳子，完事儿快回村，别让家里惦记着。”撂下这话跑了。

“爷们儿，你是梨树林第一的好汉！”老梁将一口大刀递在林景阳手上。

“不给弄条枪使唤，”林景阳掂着大刀，心里没底地说，“这够着人家了吗？”

“下一阵，”老梁说，“等下一阵日本子上来的时候抢一条，谁抢了算谁的！”

一架前来轰炸的飞机随着枪炮声屁股冒着黑烟由北向南飞来，眼看着在天上画了个大大的烟圈儿，接着掉下两个黑点。两个黑点上面旋即出现了两个白色的大伞。一个军官高喊：“追降落伞，抓飞行员！快!!!”

林景阳拎着大刀一路飞奔追着飘飘荡荡的大伞向南跑去，眼看着大伞落在不远处的田地里，一个头戴皮帽的人跌跌撞撞地站稳身子急忙抽出短刀割伞绳。伞绳还没有割利索，林景阳已经赶到近前，大瞪着俩眼看着打扮怪模怪样的家伙傻傻地问了一句：“你是鬼子

不？”怪家伙也不答话，扔下短刀便去腰间掏枪。

“快！打死他！他要掏枪！”林景阳听到身后有人高喊，向前一窜抡起了大刀。大刀落下去的同时他猛地闭上眼，他觉得手里的刀很轻，轻飘飘地如捏一羽鸟毛般，轻飘飘地手腕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又轻飘飘地飘了过去。一股热热粘稠的液体溅在身上和脸上的时候，他又猛地睁开眼。那怪模怪样打扮的人原地转了一圈便仰躺在地上，脖子中间叫做气嗓的地方猛烈地喷着鲜红的血沫子，随着胸脯快速起伏喷溅物也配合着忽高忽低，那人手刨脚蹬大瞪两眼看着天。林景阳只看了一下那双眼睛便不再去看，那双眼睛绝不是在寻找他刚才乘坐的飞机，而是像将要被勒死的狗一样，眼神里有恐惧，有愤恨，有绝望……让人看了便有一种油然的同情和惶恐。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带着愤恨第一次杀人，心理还是恐惧和紧张的。他杀过鸡，还为了解谗和护庄队员们杀过周围村子的狗和羊。那是他杀的最大动物，那时候老队员们边吃肉边说畜生本来就是让人吃的，不是为了这口肉养他们干吗。得到这样的解释，林景阳再杀畜生时心里平衡了许多。心里平衡，手便不软了。现在不同，杀的是人。自懂事起就听村里人说东北叫鬼子占了，杀人放火吃人都不吐骨头渣。当他问起鬼子什么模样时？人们则说：鬼子嘛，就是鬼的儿子，当然像鬼。至于鬼，他听许多人说过，有男的也有女的，有丑的也有俊的。但是青面獠牙的那种在他印象里是最深的，曾经跟老哥哥刘三秃赶庙会看大庙墙壁上阴阳轮回图画时见到的，那种青面獠牙的家伙，有吃人的，有用锯锯人的，有喝人血的……三秃给他解释说，人不做好事将来就会被图谱上那些鬼当成吃喝或被他们用刑。后来他跟父亲去天津卖梨时，听开货棧的大哥说鬼子就和咱中国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来。而且领着他逛街时还指着一个路人说那就是个日本鬼子。他仔细看过，的确没有特别于中国人的地方。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是相信大哥林景业的。毕竟大哥指认给他的是个活生生的实物，三秃指给他的只是死板板的图画。现在，他更相信中国人日

本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

林景阳呆愣在那里看着赶上来的人们把怪物的脑袋又剁又砸弄成肉酱。完事有人拍了拍他的肩头：“小兄弟，是把好手！”是谁这么夸赞，绝对记不清。他只是抬眼望着不远处的那群人，那群人和这群人一样正在干着同样的活儿……

击落日机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林景阳被人领到前来视察的师长面前。师长捅了捅他的肩胛窝说你的手太快，要是弄个活的你就到南京国防部领赏去了。可惜呀可惜！

飞机是 485 团击落的，林景阳换了军装被编入 485 团，成了一个兵不兵民不民的特殊人物。团长齐得雨发给他一支步枪，他则说要刚才缴获的那支手枪。齐得雨说那是战利品，必须上交！而且那不是一般战利品，需交到战区司令部。他说要是那样的话，自己再上阵时缴获一支好了。步枪我不要！齐得雨看出他是为了那支手枪在说赌气的话！他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对刀枪有一种与生俱来偏执的爱。毕竟这还是个孩子，不知道军纪军法。因此没有强迫他必须遵守命令，只是要求他跟着自己别乱跑，省得上头来了赏赐找不到领赏人。此时正是需要这个少年榜样来提高战斗力的时候。

战斗继续进行着。冯老总派来的炮队发挥了作用，大炮是德国造的，射程远，威力大。鬼子的飞机大炮不敢再猖狂，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步兵。每一阵拼杀过后都要在阵地上留下一大片尸体。有了短兵相接的机会，民团也被安排在正规军后面配合作战。

林景阳没有得到那支手枪心里很不舒服，跟在团长身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看着人家忙来忙去自己又没抓没挠帮不上忙，忽然想到自己的牛和车还在桥头被连庄会看着，忙着跑去将牛车赶来，招呼即将上阵的军民前来吃梨。“大鸭梨真好吃呀！嘿嘿，可惜还是不如肉好吃，要是能饱饱地吃上一顿肉就是上去死了也足个啦！”“俺要是跟武松似的吃牛肉喝酒保准比他还能干……”人们七嘴八舌这么一说，林景阳觉得自己跟在团部相当安全，吃好吃坏无所谓，别人可

是把命都豁出去了。拿了几个鸭梨到指挥所对齐得雨说要不把自己家那头牛杀了给上阵的军民吃？齐得雨问牛是花多少钱买的？林景阳说是自家母牛生的。“屠杀耕畜违反民国宪法，不过现在情况特殊，杀就杀吧。回头给你补上！”有了团长这句话，一旁官兵并不怠慢，向林景阳搭了声谢跑去卸车将牛牵走。看着两手空落落的少年，齐得雨顿感不是滋味：“兄弟，打完仗一定给你把牛钱算了！”林景阳并没有看团长的脸色而是将眼睛盯在团长腰里那只手枪：“大伙都把命豁出去了，咱搭头牛算个嘛！”齐得雨看出他真的就不在乎那头牛，还是惦记着那支手枪：“放心吧兄弟，一定有你的一支手枪！”

看着大块的牛肉在锅里翻滚，林景阳这才想起了当牛医的父亲，想起了父亲手里的棍子时不时在他身上起起落落，打得他乱蹦乱跳还要逼着他笑。这回完了，挨得肯定不是棍子，弄不好胳膊或是腿被他卸去，甚至要了自己的命。又想着反正现在已经穿了军装，不行就给家里来个小鬼不见面跟队伍走。正这么盘算着，齐得雨喊着他去师部，说是大概给他的奖赏下来，带着他一同去领赏。问他会不会骑马，他说反正在家的时候经常背着家人骑驴，马倒是看见别人骑过，那就试试吧。有人牵来一匹矮个蒙古马，他骑上去一拢缰绳，齐得雨说还行，是块当兵的好材料！马刚骑得顺手，师部也到了。结果林景阳被挡在外面。齐得雨和一帮军官进去时间不大又出来，出来的时候军官们的脸色明显的阴沉了许多。看了等候的林景阳，齐得雨阴沉的脸又加上一层尴尬神色。林景阳自然不好意思问奖赏的事怎么样，只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往回走。

师长传达了命令和部署，国防部命令：第六战区所辖各部，于10月4日前撤离现驻防所在地，各自归建9月11日前所属。第六战区即日取消；同时，冯玉祥下达了最后一道战区长官命令，坚守白水各师于10月3日安排各部依次退出阵地，炸毁白水车站退至衡水集结；各师安排了撤退秩序，由齐德雨的485团收容断后。现在齐德雨团面临的危险最大，他自然知道这个秘密的重要性。只得对手下数

衍说是上峰来了嘉奖令，勉励大家奋勇杀敌。滚滚的牛肉锅腾出诱人的香味，鬼子阵地上也腾起滚滚的浓烟，隆隆的炮声随即响起来。齐得雨拽了拽林景阳：“赶快回家吧！”林景阳当然哑摸不出团长这话里的滋味，看着白河乡连庄会员们抄家伙进入阵地，愣头愣脑地来了一句：“轮到俺们乡上去了，我哪能跑！”说着跑去拔出插在土里的大刀不管不问地随着队伍进入前沿壕沟。

齐得雨想喊还没轮到咱们上阵，可又怕引起其他轮战团队的不满。他暗暗咬牙：战区长官管山东要援兵，山东驻军说东线吃紧；管西线要援兵西线说保定吃紧。逼得国防部解散了刚刚成立的第六战区。弄来弄去想把我一个团扔在这儿给他们垫背。按兵不动的按兵不动，撤退的已经做好了调头准备，我的傻弟兄却跑着上前去拼命。这么暗骂着拎上大刀拔出手枪出工事赶上林景阳。

齐得雨木讷地嚼着牛肉想心事：工兵已经沿着运河东岸的开阔地大量埋设地雷，这是主力撤退的信号，自己的一个团挡上几阵应该是没问题。现在主要是不暴露上峰作战意图的情况下遣散民团和学生军，这伙人最听那个誓死保卫白水的县长余力的话，也不知道余县长现在有没有看出已经出现的败迹。趁着主力还没有完全撤退这个时间，他想和于县长谈一谈，也好向他透漏一点内情。他相信一个明智的县长不会眼看着自己的百姓们白白丢了性命。关于余力县长的历史，作为沧州人的他是有所耳闻的。

余力是白水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县长，此时正带着人清点统计慰问品，腰里也挂了一支手枪，虽不威风可也有些凛凛然。他原是教育局局长，自然是与学生青年打交道多一些。为人谦和正直，加之旧学新学于一身，讲起话来很有鼓舞性，经常到各个学校和集会上去宣传三民主义。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对他尊重有加。他的前任白县长因为提拔任用亲信，接受了大量财物引发百姓不满。状子，黑信递到省府保定。结果，保定来的调查人员饱吃足喝几天之后，夹着银圆告诉白

县长：纯粹是刁民告黑状！然后打道回府交差去了。百姓告状不成，干脆起来围堵县政府，白县长立刻邀请驻军进行镇压。百姓领略了枪托子的硬棒之后只得忍气安生下来。只是军爷们并不罢休，到处设卡布防，将各种税目升格加价应用在百姓身上。说是政府和军队为百姓操劳一顿，不但没钱开饷，而且饭也吃不饱。如此折腾数日，买卖铺户萧条集市庙会冷清，军爷们实在没有了财路便管进城拉粪的老农要肥田税，老农们干脆不进城拉粪肥垃圾。一时间白水城大街小巷垃圾成山屎尿横流。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白县长悔不该当初请来这群瘟神，再劝军爷撤回营地，军爷们瞪眼鼓腮地管他要弹压地面的费用。白县长自知满足不了虎狼之师的大口，只得缩回自己的办公室召集手下商量对策。余力首先提出发动学生和百姓营造声势扩大影响面，用舆论的压力赶走兵痞。白县长见实在没有好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余力奔走了几天，联系周围各县的学校约定同时到白水聚齐。首先由白水师范师生打起“自古未闻粪上税，而今只有屁无捐”的横幅走上街头，随后是数万人的游行。游行队伍冲垮关卡将军营围的水泄不通。此事惊动了南京，南京方面立刻惩办了驻军头目，并且撤走原来驻军换上本地子弟兵。本来已经了事，不想聚众的学生并没有散去，继续围堵县政府。要求罢免贪赃枉法的白县长，然后根据民国宪法选举县长。白县长自知乌纱难保主动辞职。省府保定来人监督民选，余力顺利当选县长。余县长刚刚肃清城里的小贪官们，本想继续清理乡镇一级，结果鬼子来了。抗日事大，肃贪事小，只得将一门心思用在抗日上面。凭着一腔热血和百姓的支持，强行将退兵留下，暂时保住白水城。当他看到战争的惨烈场面后也是扼腕长叹：落后，咱实在是太落后啦！能发动的全发动了，能使上的劲全使上了，只剩下自己的一腔热血。刚才他也接到密令：撤销白水县长余力的职务，同时任命他为国民党白水县委党书记长，县党部移至白水最西面的南河镇。从接到密令那一刻起他便知道白水将要失守，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刚刚当了二十多天战区司

令的冯玉祥解职，自己发动的两三千民团也要解散，这一切都要在白水失守以前结束。他觉得对不起被自己强留下来的军兵；对不起被自己号召来的民团和学生；他恨自己对军事的无知……看着阵亡团丁的亲属们哀号着要他为死者报仇，他的心好像被一把把老虎钳子拧着拉扯一样。战斗刚开始他给每个战死的团丁磕头下跪，后来抬死尸的队伍越来越长，他只能一一鞠躬。再后来，躬也不鞠，干脆挂了一支手枪维持秩序清点记录死伤人员，查点统计劳军物资。他设想着赶走鬼子后给英雄们树碑立传教育后人，将军民合作抗日的事实写进县志激励民众。

齐得雨避开前方的战事不谈，故意使出军人的爽快说：“余县长，民团的装备差而且不会打仗，造成的不必要伤亡太大。还是把你的人撤下来安排他们回家吧，前面有队伍顶着！”听了这话，余力明白那个令自己耻辱的时刻即将到来了。他努力克制住情绪点点头：“齐团长的意思我明白。只是请你把多余的武器分发给民团弟兄们，将来遇到麻烦，他们也有个防身应手的家伙。”话说到这里，两个人内心那点秘密已经是心照不宣。齐得雨如释重负地点点头，只要民团学生撤下来一切都好办。自己的队伍能打能撤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从不拖泥带水。既然明白了，也就改换了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齐得雨感慨地说白水一战让我永生难忘！自当兵打仗以来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民众配合军队作战。虽然这次战事对我们不利，可民众忠勇爱国的热情实在让我感到钦佩。这几天我一直在找白水民众爱国的原因，最终归结起来有一点最为重要——民主。是百姓选举的县长实行的民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老百姓有了选县长的权力，人们觉得活着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愿意为做堂堂正正的人去拼命。如果把白水的这种真正民主扩大到全省全国，那就好了。可惜呀！余力使劲摇摇头叹息道：“如果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日本鬼子慢说是举兵侵略我们，恐怕都不敢正视我们！可惜呀……”两个人同时前趋一步，四只手握在一起轻轻地互道一声：“拜托。”

民团和学生军撤了，大炮撤了，主力也趁着夜色撤了，只剩下孤军奋战的齐得雨团。鬼子好象知道对手的主力撤退，天刚刚亮便开始进攻。试探性的进攻过后，炮兵阵地肆无忌惮地向前挪了又挪，使得国军士兵只得躲进后面的工事里，待鬼子步兵上来后再进行还击。

林景阳跑到指挥所对齐得雨说，鬼子只向铁道两侧打炮，车站和水塔方向一炮不打。不如将大部分人布置在铁路和车站上，省得守在这里干挨打。齐得雨明白，鬼子觉得车站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舍不得毁坏即将到手的战利品，听林景阳一提醒，立刻安排：鬼子打炮时尽量向铁道和车站靠拢。昨天齐得雨叫林景阳随着民团一起撤退。林景阳说牛没了车也拉不回去。空着俩手回家，父亲一准把他打死，干脆跟队伍！齐得雨顺口答应下来，让他随工兵一起行动。

太阳慢悠悠地转到了正南面的天空。现在，485团剩下不足四百人，再坚持一会儿就可以撤退。

北面日军阵地上又冒起了几柱浓烟，这是日军敢死队在冲锋前为表示誓死不归焚烧自己的背包和日常零碎，看来还有一场大的恶战。

通讯兵骑着马跑来报告说鬼子沿着运河东岸摸过来了！齐得雨说那里不是埋有地雷吗？通讯兵急急地说：“有几个汉奸给鬼子带路绕过了地雷阵。好在那里还有百十号地方军顶着，快撤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齐得雨忙命车站里的人赶快撤出来，让工兵填炸药炸车站！

林景阳和十几个人把炸药搬上自家那老木车开始往水塔旁的铁道洞里运，最后一车刚运完，鬼子的正面进攻开始了，又一批官兵端起枪进入阵地。卸车已然来不及，工兵简单布置一下点燃了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白水车站飞上天，又是叮叮当当一阵响，铁轨、道钉、枕木……散落下来。齐得雨命令把所有炸药和手榴弹甩向铁道后撤退。

副官提醒说前面阵地上还有二百多号人没撤下来。齐得雨咬着

牙看了北面战场一眼命令道：“等将来你们也指挥打仗了，就会明白的。撤！”

队伍来到运河东岸的地方军阵地上猛烈地回击了偷袭的鬼子一阵，趁着鬼子后退之际撤到西岸。

齐得雨下令炸毁运河桥，工兵扎着手说炸药已经用完了。景阳抢了一句：“不就是木头桥嘛，没有炸药就放火烧！”齐得雨赞许地向这个机警果敢的少年点了点头。

随着运河桥冲天大火的升起，车站方向的枪声渐渐消失了。

有个小伙子跑来跳着脚地高喊：“别烧桥，俺叔还在河东呢！”见没人理会他，他又高喊：“俺叔是县长余力！！！”齐得雨惊愕了片刻：“那，他以身殉国了。”

小伙子叫余春木，白水师范老师。他安排完学生回家后便到处找他叔叔余力。最后听人说余力一直在河东没撤退。

齐得雨集合队伍整点了一下，包括伤员在内全团只剩下135人。

正要整队撤离。一个矮个子秃头顶罗锅腰的中年男子，前倾着身子指着队伍中的林景阳急急地走过来，用尖细的嗓音高喊着：“阳子！你不能走，跟我回家！”

老家人刘三秃两天前进城来林找景阳，负责警戒的军警一听是来找人，便把他挡在运河西岸。等了两天终于看见撤退过来的队伍，一路尾随来到戏园子。三秃窜过来一把抓住林景阳的腰带扣了又扣，感觉抓实了扭回头哀求齐得雨不要带人走：“俺叔和俺那小兄弟出门在外还没回来，到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家里就剩下俺婶子一个人，他要是一走，这个家就算完了。”景阳推搡着三秃说是自己愿当兵不关当官的事，三秃则捣他肚子不许他说话。

齐得雨真的想把林景阳带在身边，通过几天的交往，他发现这个说话不多的少年有着天生的干练。只经过一阵便能看出苗头给自己出主意拿对策，能打能拼，敢舍敢弃。如果经过一番正规训练，绝对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可眼下人家的家人跑来管他要人，而且家里又